

古董攤雪甌書

◻編主隱小王◻

朝鮮亡國史
(卷二)
(四八)

是時朝鮮臣民，漸服俄人之專制，美法二國，亦惡其貪橫，於是日本外部，與俄國駐紮日本之公使羅善，訂第三次日俄協商之約，其條約之內容，爲日俄兩國，共確保朝鮮之獨立，而俄國復認日本在朝鮮有優先之權，至此俄國在朝鮮之勢力，稍被限制，日本前次失之於第一協商者，亦稍爲回復焉。

按第三次日俄協商之約，其第一條曰，日俄兩國政府，確認朝鮮之主權，及其完全獨立，且相約於其內政，不爲直接之干涉，（其第二條曰，（若朝鮮將來，有向日俄兩國求助之時，凡練兵敷官，及財政顧問之任命，苟非經日俄兩國政府先行互相商安，不得以一國擅爲處置，）此我中國光緒二十四年事也，此第二次日俄協商之約，俄國頗見退步，蓋俄自干涉日本，還附遼東之後，又於俄皇加冕之時，使喀希尼與我中國李鴻章，定中俄密約，並租借旅順口及大連灣二港，終日經營滿洲，不遺餘力，故不惜以朝鮮半島，委之於日本也，而日本因北清事變，漸回復其國際上之地位，將亦以外交運動，貫徹其對朝鮮之主義焉，此日俄兩國對於朝鮮覬覦之所由緩也，然日俄之勢力既定，則朝鮮之運命愈危，朝鮮人固猶不諳不知，仍借外力以相競，而不取知鏡以自照也，噫悲夫！

第五十六章 朝鮮改國號爲大韓

第二次日俄協商，既已成立，俄國在朝鮮，亦頗見退步，朝鮮國內，因以靜謐，是時大韓國君已逝世，國王遂改朝鮮國號為大韓，並廢建陽年號，改元光武，舉行即位大禮，分全國為十三道，改定地方之制，蓋朝鮮國自李成桂即位以來，至此已二十六世，五百零七年，而始得獨立帝國之名。

按朝鮮國王，既改國號為大韓，則由王而帝，由藩國而自主，已得獨立帝國之榮名矣。然果能獨立乎？抑不能獨立乎？宜視其國民之能力何如耳。彼十九世紀初，南美諸國之獨立，與十八世紀末，北美合衆國之獨立，何所異？顧何以北美能秩序發達，而南美不能，則知南美國民之能力，劣於北美之爲之也。彼魯賓十六時代法國之革命，與查理第一時代英國之革命，何以異？顧間以英人能得完全立憲政體，而法人不能。則知法人之能力，劣於英人之爲之也。若朝鮮則何如？觀其始祖祖李成桂之謫曰，對西無失禮，對東無失信，此所以保國體，而李朝所以傳萬世之道也。其所謂西者，蓋指中國而言，所謂東者，蓋指日本而言。是則朝鮮當日，已有犧牲玉帛，待於兩虜，惟強是從之劣根性，相傳而爲家法者已。當滿洲建國之時，與師撻伐，朝鮮人畏滿洲之威德，遂趨伏於黃龍旗下，迄今已二百數十年，及甲午之役，更朝鮮人懼日本之威力，又奔走於旭日旗下，至日本近約，已二百數十年，朝夕近數年來，朝事奉而暮事楚，朝事魏而東事吳，其柔弱活動之性質，已隨大同江水而流去矣。尚能望其獨立乎？

遼宮詞
(二十)
陸長春

道場項項集名繙，氍毹羣羊肉共割，喜色滿筵番樂合，後宮新報產麟兒，

燕北錄，皇后生產如過八月，先啓建無量壽道場，逐日行香，禮拜一月，與我主各帳一，預先造圓白氍毹四十八座，又內一座，最大徑七尺二寸，皇后欲覺產時，於道場內先燒香，望日禮拜，八拜便入，最大者，帳內共四十八座，小帳於帳後周圍罩放，每帳各用角至一口，以一人紐羊角，其帳周圍欲產時，諸小帳內諸人等，一時用刀鉏羊角，其聲俱發，內外人語不辨，番云，此羊代皇后忍痛之聲也，仍以契丹翰林院使珠卻郎，抱皇后，嫺嫺是燕京高夫人，其皇后用甘草苗代程草臥之，若生男時，方產了，我主著紅衣服，於前帳內動番樂，與近上契丹臣僚飲酒，皇后臥服，調合油半盞，如生女時，我主著早衣，動漢樂，與近上漢兒臣僚飲酒，皇后即調黑豆湯，調鹽三錢，其羊差人收放，不得宰殺，直至白晝，皇后至第九日即歸我主帳，

五十年前之海外旅行談

出洋須知

(四)

(袁祖志)

泰西各國語言文字，頗有相
同，中土之人莫不以英國語
言爲泰西官話，謂到處可以
通行，故習外國語者皆習
英語，於是幾被彼傳家
聲戶通近年以來，此種語言
乃航海最爲餘里，除香
港、新嘉坡、歷十數口岸，並
荷蘭、比利時等國，皆不
曉英語，舟中人頗多操英語
者，至此皆瞠目不能發一言
，法租界英領千里，火輪車
不過一日之期，其國中解英
語不勝數家，與英美各國之
不解法語者同，既已經歷各
邦，始知英語推行于美國，
即所屬之南洋印度等國，皆
係操本地土音，法語則如各
國君主，皆善操，遇他國之
使臣入見者，必先問通法語

產於義德和英各國，
斯巴里亞爲最盛，

▲氣候須知
冬，四時成序，寒來更迭有常，乃出大洋貢新加坡等處，則竟夏，草木不凋，其不知霜雪為何物，不披，即絮亦可不撓，皆常年披單衣，赤雙深赤，日盛暑然，循洋退難，印度等界皆知之，赤道最近故也。

瓜渚草堂筆記
(三)

(史悟岡遺著)

十月既望，欲雨而霽。小梅花荊叛朔，鼓琴于率溪之梧月樓，爲陽關之操，曲終倚梧仰月，撫然嘆曰：惜哉最可惜者也。夢中甚恒歎，夢中人恒離，夢中事恒苦，夢中意恒悲，斷而續之難，缺而補之難，人之夢而我不可見，我之夢而入不諳，月之明、雨之晦，萬夢交雜於人間，月非日，夢非雨也。人生數十年而夜廢其半，夜數十年而寢廢其半，寢數十年而忘夢廢其半，有夢數十年而惡夢廢其半，佳夢數十年而無夢廢其半，可以畫而不夜，而與人以夜，惜其夜之無用也。夢不可以覺，而人以覺，惜其覺之不知也。天惜人，人無感慨，不得已而以夢生之，奈之何猶無感慨也。天惜人有感慨，不得已而以夢慰之，奈之何猶無憾也。夢中秋勝春，夢中離，離勝合，夢中苦，苦勝甘，夢中悲，悲勝歡，夢中石，洗湖人也。工釣鉤，多夜披綈，坐洗湖之港，月未升而簪常滿，好以餽饌寡老幼有疾人。余三造釣所，與之言而翁已忘，問其年不知，請之曰：甚矣哉耄而貪也。餘言釣而耗于人，亦悖乎。翁曰：幼時善釣，千萬箇一言猶一字也。嘗爲人誦時憲書，而里之七十者，十年廢一日，四十而忘朝望，五十而忘伏臘，七歲而自忘甲子，見親戚友如生客焉。余曰：然則猶有能記者乎？翁曰：猶有三見貴人記其髯之短，見富人能計其疴之坎，見美人能記其麝之餘，此三曰老貓爭也。其他則如釣然，得一鯛而得一鯛矣。余曰：然則猶有記於此者乎？翁曰：得一小鯛而失一鯛矣。余曰：貴之冠，鼠溺之，富之餌，鼠耗之，美人之帷，鼠窺之，所不忘而不能效者也；其他則如釣然，忘一鯛而得一鯛矣。

乾隆六年辛酉於一月，悟岡退士自孟河渡江北遊，將訪渾南溪，集納齋，於海陵官舍，上廣陵，欲以書問費震亭於吳興，刺振旅送余至天荒西院，與凌雪子、錢來臣、宿起齋、王友般至函讀書處也。遊天荒者，以詩畫壁間，殊覺疏寥寂，以塵簾，左壁爲主人題，宛苑起舞齋記，右爲振旅山閣，而玉函墨葡萄在其上隅，垂蔓於棟，有鼠窺其上，理以爲真也。每循棟檟之，其西則玉函燕子窩邊花數十叢，參差濃綠滿陽關之詩也。齋後小軒多紫竹，振旅書齋之，曰竹林絳燭，訥齋之，行草欹斜，竹影相返，晝皆漸殘蝕，白蠶羅紫，色勝古箋，狗涎遊京師未返，齊如荒谷紫鬚，余至，命童子治之，去芥，病狗猶花也。

詩
津門竹枝詞一束

(李醉樵)

怪裝神陸地船，更敲鑼鼓引人傳，看他價効中原誠，店同書念一天者，乃姑創中原，
寶金真蓋九流，別開生面出風頭，聽他大鼓入成癖，爭泰泰戲樓，
雪點如雪點紅，紅牙拍板應天祥，文明戲隱桃花扇，傾傾城語北洋，
（今夏聘天祥市場，現又復聘北洋商場，）
榮花吐氣如蘭，慶得津門士女歡，微步金蓮長袖舞，人入海萬家看，
（自美蓉花登臺，每日夜皆上一千五六百客。）
星術法映春和，爲聘梅郎扮素娥，窮姑貼錢打印子，斷斷聲裏叫哥哥，
新皇后賞天宮，對峙光明發碧雲，浪說就中風月鑑，巫高不夜陸空通，
順飄零出海難，聲留唱片打琵琶，珠喉玉潤歌沈曉，後斯人劉翠霞，
（唱評戲者幽燕推此兩伶爲最，並有聲麗君從燕市出，開天關錦心裁，
（開天關地一幕，爲我心裁獨出，）李軍門聽人言樂，何當當年金少梅，（少梅君時隱自超羣，
金友琴兼章渴雲，要聽大羅天上曲，寒中際臨下石榴裙，
烏雲一朝齊，（此則非設身地處，不克道也，）
西裝夾約費晉，弓弓草履步風塵，愛看跳舞人歸晚，醉香簪福祿，
南辭社概無，文酒清樽已費招，空向明湖春裏哭，忍範老上扶搖，
（嚴範孫侍郎西歸後，每當文會，來者如星寥，良可慨也，）
戰戰標逾出奇，如泥印刷滿街馳，最爲點綴歌臺幕，不